

海圻风云①

平北抗日战争纪念馆



中国文联出版社

海圪风云^①

平北抗日战争纪念馆

主编 孟广臣 高德强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坨风云/孟广臣 高德强编.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郁金香文学丛书;第2辑/北渔主编)

ISBN 7-5059-2712-4

I.海… II.孟… III.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3104 号

书 名	郁金香文学丛书(第二辑)海坨风云
主 编	北渔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刁小林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新燕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32
字 数	1500 千字
印 张	70.5
插 页	20 页
版 次	1999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2712-4/I·2025
定 价	116.00 元 (本册 13.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平北抗日烈士永垂不朽
以真

海峽山精神乃支

常威

目 录

1	序		浩 然
3	延庆日记		金肇野
37	开辟平北根据地		赵立业
43	忆徐智甫和胡瑛二同志		王 毅
56	访王金喜同志	张春林	刘红印
58	王志宏的抗日战争事迹		孟广臣
77	赵起传奇		徐红年
85	铁嘴钢牙杜春林		徐红年
95	吴永顺烈士传		刘红印
102	严刑拷打 宁死不屈	赵彤廷	刘红印
104	在战斗中成长		张和平
114	好村长张三		张和平
120	神出鬼没 英勇无敌		朱 琳
124	孙元洪杀富济贫抗日救国	赵彤廷	刘红印
129	孙元洪之妻雷云兰的回忆	赵彤廷	刘红印
131	宋德连抗日战争二三事		张映晨
139	王耀武抗日战争生活片断		田连生
143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赵彤廷	刘红印
146	海坨山送粮记		韩玉成
152	初识八路军		韩玉成

157	张云山保护区干部	贺德起
159	逼上梁山	孟广臣
162	果玉春兴灭记	王敬魁
166	汉奸张英杰	王敬魁 李光亚
170	古堡除奸	王敬魁
174	回忆潮河东抗日片断	王敬魁
182	西邵渠村抗日纪事	李绍华 王敬魁
186	无私无畏 风雨同舟	赵彤廷 刘红印
190	假恶丑坏 时到定报	赵彤廷 刘红印
193	披荆斩棘 开辟新区	赵彤廷 刘红印
198	胆大心细 遇事不慌	赵彤廷 刘红印
200	送情报 智赚鬼子兵	刘红印
203	卢占元的故事	侯文革
206	一个铁西瓜的故事	张进军
208	神枪手的故事	赵彤廷 刘红印
210	两个玉米棒	刘红印
212	真假赵起游击队	刘红印
215	小苗苗护送八路军	贺德起
217	“洋火”的由来	王久生
218	蜘蛛山的传说	王久生
219	田荣运枪	赵新忠
221	砸汽车	王旭
224	杨金花舍身护文件	贺德起
226	一把东洋刀	贺德起
228	张云山深夜送军粮	贺德起
230	徐子厚夜送鸡毛信	贺德起

232	穆桂成炸火车	贺德起
234	瓜棚除奸	王久生
236	张满飞腿斗日寇	王久生
237	太神庙前的石狮子	王久生
239	爆炸英雄王桂兰	贺德起
241	不屈的东三岔妇女	张进军
244	做军鞋	赵彤廷 刘红印
246	王亢畅谈太子沟战斗	王 亢
249	太子沟活擒赵海臣	孙国强
255	转变局面的两场战斗	王 亢
259	巧杀“回马枪”痛打蒙疆骑兵大队	王 亢
261	两分钟内歼敌记	王 亢
263	阻击侵略军 击毙白脸官	赵彤廷 刘红印
265	激战刁鄂梁 保卫司令部	赵彤廷 刘红印
267	伪军陷入埋伏 我军乘胜追击	赵彤廷 刘红印
269	一夜解放康庄 击败日伪顽敌	赵彤廷 刘红印
271	山神庙梁 激战顽敌	赵彤廷 刘红印
272	子弹石头 打败冲锋	赵彤廷 刘红印
274	攻兴仁堡 一枪未放	赵彤廷 刘红印
276	战沔麻抗 俘伪警察	赵彤廷 刘红印
278	古城战斗	武 光
280	老十团在平北	恩 泽
284	砸局子	徐红年
288	夜袭柳沟	武 光
291	当兵六年	郭东亮
297	地雷战	朱记林

302	日寇在密云暴行及民众斗争片断	杨春青	王敬魁
307	臭水坑惨案		曹友林
312	下营惨案		王敬魁
314	西羊坊惨案		刘红印
317	古堡潮河关惨案		王敬魁
319	岔道“活人坑”		张进军
321	大柏老惨案		刘红印
323	残害修路民工		张进军
325	玉皇庙遭劫		贺德起
327	西大庄科惨案		贺德起
329	日机狂轰滥炸密云县城		王敬魁
333	残害民工 目不忍睹	赵彤廷	刘红印

序

浩然

这本集子记述的是中华民族所经历的一段历史。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一段灾难事实,也是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日寇侵略的革命斗争史。

抗日战争距今已经半个多世纪,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人大多数都到了耄耋之年。如今的年轻人只能从电影或书本上了解一些抗日战争的历史知识。他们没有当过亡国奴,远不知亡国奴是啥滋味。

平北抗日战争纪念馆,发起抢救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斗争故事和事迹。作为爱国主义的乡土教材,是一宗很有意义的事情。第一本抗日战争纪实文学——《海坨风云》,经过专业和业余作者近一年时间的努力搜集、写作,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件可喜的事,很值得庆贺。

《海坨风云》共收集了流传在民间的抗日斗争故事、革命回忆录、英雄人物的斗争事迹,以及日寇在平北制造的惨案等等,共计83篇,约二十万字。

1940年4月老十团开进平北,从此平北燃起了抗日斗争烽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军民反“扫荡”,创建地方政权和武装组织,在艰苦和残酷的环境下开展对敌斗争,涌现出许

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这些人物如同埋在土里的金子，如今挖了出来，重又闪烁出耀眼的光芒。这里有游击队端炮楼，打游击的故事；有区干部深入敌占区开展工作的故事；有带着传奇色彩的炸火车、运军火，表现人民机智勇敢的故事；还有不堪忍受阶级压迫，被“逼上梁山”，去投靠八路军参加打日本鬼子的故事……

我们平北抗日军民，在抗日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由弱变强。一向被敌人看不起的“土八路”，成了敌人的心腹之患。尽管敌人灭绝人性，多次“扫荡”，然而平北抗日烽火却是越烧越旺，游击队神出鬼没，地雷阵大显威风，吓得鬼子兵龟缩在炮楼里，十天半月不敢出来，一听见八路军的枪声，就吓得浑身发抖。

《海坨风云》既有真实性，又有可读性，是一部平北抗日斗争的历史资料，也是一部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这部分遗产很宝贵，很需要抢救整理。否则，随着岁月流逝，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人会越来越少，难以继续流传和保存下来，将是我们很难弥补的损失，愧对先人，也无法向后人交待。所以对这部分遗产须加倍重视，能多抢救一些，也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份贡献。愿平北抗日战争纪念馆，把这项意义重大非常的工作继续搞下去。

1998年9月8日洵河湾

延庆日记

(1940 年)

金肇野

五月二十八日

夜宿西庄户。

昨夜,我们在十三陵后七村西庄户渡过了平北的第一个夜晚。这儿是平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区,几经敌人扫荡烧劫,现在仅余四五十户农家。妇女儿童都躲进深山里,只有男人出来迎接我们。他们亲热地问寒问暖,象亲人似的,使我心里一阵热呼呼的,感到心地踏实了。在暮色苍茫中,看到的是一幢幢被烧毁的房屋,一处处残墙倒壁,焦黑火燎的房架上搭着几片草帘;院场堆积着断砖碎瓦,这种荒凉景象与平西反扫荡后的农村一模一样。我们十几个人挤在一条土炕上,躺下去就翻不过身来。这时,我什么也不想,只想安安稳稳睡大觉,两条腿酸软得实在不能动弹了。

醒来,天已大明,战士们还在甜睡,小王的头枕着老张的大腿,小陈的头顶着老李的屁股,鼾声四起。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怎么也想象不出疲劳的情形。我坐起来,急行军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前天太阳偏西,随十团从马刨泉出发,下山时已近黄昏。在茫茫黑夜里,直奔东方,躲过南口、昌平重镇据点,又避开村庄,穿越田野,用疾驰的步伐,在荒漠的大地上前进。拂晓前,我们在白乙化同志指挥下横跨平绥铁路。山区

青年农民战士没有见过铁道，他们过铁路时伏在铁轨上，欣喜地用手抚摸着。在通过敌伪统治的“爱路村”时，向敌伪通风报信的一片鬼哭狼嚎似的怪叫声扰得人们心神不安。在过路前的公路旁立着一排电线杆子，周围拉起铅丝保护，在墨黑的夜里谁看得见呀？第一个人绊倒了，行军急，后边跟上来的一一个个都摔倒下去，倒了一大串。战士们忍不住地大骂向导瞎带路。天微明，我们看到南口山上灰色的碉堡群，上边传下命令：继续前进，到康陵休息。走近康陵，两条腿确实没有劲了，可以说是拖着走的。康陵村农家房舍吐出一缕缕乳白色的炊烟。街道房屋门大开，门外摆一长桌，几个饭碗，桌前有一桶冒热气的白开水和一个洗脸盆。前边口令：就地休息。人们蜂拥而上，抢碗舀水。我找个石墩坐下休息。电台台长何轰同志在对面院里架上线，准备和平西联系，向肖克司令员汇报我们已顺利通过铁路到达十三陵。白乙化这时带最后一个连也赶到了。他胸前挂着望远镜，两眼炯炯不安地问师军：“军士哨放出没有？”然后登上屋顶，举着望远镜向南口方向望去，边看边说：“请大队长来。”

“大队长带着队伍先走了，现在可能已到德胜口。”师军参谋站在团长身后说。老白把望远镜递给他：“你看看。”说着跳下平房，严声厉色地向年轻司号员说：“命令队伍紧急集合，向德胜口跑步前进。”

小号兵紧随团长，用力鼓起腮帮子吹起紧急集合音阶。街头立即哨声四起，嘟嘟嘟非常紧急，战士们神色紧张地扛起步枪跑向村口。何轰急忙下炕。正在这时，村北的军士哨打响一颗手榴弹，步枪应声而起，随后互相射击声骤发。白乙化镇静地两眼看着何轰，等他把电线下完，背起收发报机，沉着地对我说：“伙计，咱们走吧！”

我随团长大步向村东走去，年轻警卫员挽起袖头，提着驳壳枪，手把机头，虎视眈眈地瞪着挂满血丝的大眼睛，紧紧伴随团长左右，警惕地斜视周围环境。敌人一颗炮弹从北山射过来，落在一户农家房顶，冒出一团浓重的黑烟。歪把子机枪在村北哒哒哒惨叫，村里孩子哭女人叫乱成一团。老汉急忙牵出毛驴，老婆抱着母鸡，男女老少你推我搡，拼命朝村外奔跑，顿时一片混乱。

天大白，部队象巨龙沿着蜿蜒的小道把头伸展到北山德胜口，默默地向山谷爬去。

山岭上响起机枪声，每个人都象接受一道无声的命令，迅速地把子弹推上枪膛，步枪扛在肩上，加快了脚步。我紧随乙化同志行走在田坎下的河道里，但他不显紧张，镇静自如地迈开大步，而我已是不停地小步跑了。敌人的子弹从我们头上嘶嘶地飞过；老白手摇马鞭，昂起头，边走边看北山地形，注视敌人火力发射点。我弯着腰靠近沟坎。隐蔽前进，东望一片郁郁苍苍的松林，环抱着明万历皇帝朱翊的陵寝建筑。我随乙化同志从定陵西侧冒着纷纷射来的弹丸北进，面前便是削岩陡壁，崖高万丈，这是谁人开辟的雄关险道？真是一夫当关，万夫难开呀！我举目向里张望。幽径曲折，巨石横卧，从空谷传出淙淙的流水声。远望峰峦连绵，形成天然屏障。一阵晨风冷飕飕的迎面扑来，颇有塞外荒漠凄凉的感觉。不断的枪炮声，震撼这古战场。白团长催促部队跑步前进。我想，他是争取时间抢夺德胜口呢。我急忙把手枪机头打开，迈开大步，踏着碎石和流水，向沟里冲去。

我们刚刚跑进沟口几步，西壁悬崖上忽然飞出一排机枪子弹，炸在乱石面上，迸起耀眼的火花。敌人已先我一步抢占了崖头。山岭上的步枪声也猛烈地响起来。我仔细辨别这些

声音，高山上的步枪象是我尖兵部队射击过来的。崖头上的机枪只有一挺，不能下山。我们几个战士跑过去举枪还击。乙化同志把手一挥，喊道：“别乱跑，躲在拐角那疙瘩射击。”说完用背挡着我，又对前边战士说：“别慌，沉着气，瞄准再打。”他自己却提着驳壳枪，一个箭步闪过火力口，跳到对面斜立的石堆后面，两个警卫员年轻腿快随他跃过去。一颗西瓜型的手榴弹从崖顶抛下来，滚到溪水浅处，我和几个战友靠近崖壁卧倒，圆弹滚个圈儿轰声爆炸，冒出一团浓重的黄色硝烟，抛出锋利的碎铁片和碎石，硝烟慢慢飘散。我们站起来，互相看看，没人受伤。头上的枪声仍很激烈，我们身后好象还有队伍陆续进山。主力可能早已冲过去了，山里却无枪声，不知老白是否已见到王亢（当时任一营营长）？大家的心情都很焦急。

时间慢慢过去，山上枪声时断时续，我们也不敢冲过去。在这焦急万分时刻，高山上突然响起了清脆的机枪呼啸声，仿佛我军已经登上山岭，向敌人的崖头阵地发起猛烈的攻击了。

“听，是我双管机枪上来了。”一个战士兴奋地欢叫起来，他歪着头听着枪声说：“我们控制了西山制高点，老鬼子要完蛋了。”

顿时，敌重机枪对德胜口的射击停止了，只有山岭上的步枪交锋还在持续，但不激烈。我们站起来，拍掉落在身上的尘埃，顺着河道儿迅速向北挺进。走出大约七八里，山岭上的枪声已沉寂，但从德胜口的南边传来了遥远的枪炮声。

在果庄，老白正坐在窗台上向西山张望，王亢带着三十几个肩着长枪的战士从山岭上走下来，他们是掩护我们的小分队胜利归来了。老白看我过来，举手挥挥帽子说：“老伙计，没有把你拖垮呀，还算行。快上来歇歇腿。”他用手拍拍窗台。我走近前，看到秦晓光和卫生队的同志们都在屋里，问秦道：

“那两个病号呢？”他说过德胜口后都随主力去了。老白眯缝着眼，捋捋胡须说：“这一夜急行军走了一百五六十里，人困马乏，那两个病号换着骑我的马，闯过德胜口，碰到他们的连队，说什么也要归队，连队同志们也欢迎回去，帮助他扛枪，背东西。”警卫员送来开水、白面烙饼和几条酱瓜子，老白说：“咱们也吃点东西，填补肚子，吃完上山，钻树林子休息，部队再拉就垮了。”他说完跳下地，伸伸懒腰。我看老白太疲劳，需要休息。没等我开口，他却说：“不过不宜在这儿宿营，也不能久留，吃罢晚饭转移，再走十四五里到西庄户，那里群众条件好，是游击根据地，可以安生的睡睡觉，好好休息。明天我要和苏梅吴涛见面了（苏梅是平北工委书记，吴涛是十团政治部主任）。至于敌人让我们在十三陵休整几天，那就难说了。现在的任务是吃饭、休息。

早饭后，王亢带领一营和直属队出发了，老白从衣兜里掏出银壳怀表看看说：“苏梅和吴涛在去沙塘沟路上沙梁子等我们。现在我们也走吧。”他站起来紧紧腰带，背起麦秸大草帽，挎上军用地图皮包，挺起胸脯，跨出房门。师军、警卫员、通讯员早已站在门旁，看到团长出来，紧跟身后步出西庄户，向村北山岗小道走去。燕羽山的早晨，景色清明秀丽，空气特别清新爽人。远望起伏的山岭，白云象一缕洁白清柔的细纱，缠绕在雄伟耸立的燕羽山山腰浮荡，山景更妩媚了，多迷人呀！近看满山遍野的蒿藤丛莽，披挂着晶莹的露珠，显得盛开的鲜花更加艳丽。山路的左边漫岗上野玫瑰粉红娇艳，香气浓郁袭人；右侧谷碧里野百合翻卷着金红的花瓣，煞是喜人，枯梗倒挂着一串串蓝色的铃铛花朵，多好看啊！是什么人栽植的呢？她们迎着太阳欢笑，争芳斗妍哩。一群花蝴蝶轻轻飞来，在百花丛里翩翩起舞，游戏玩耍，显得格外逍遥自在。我们转过山

坳，远看前边山坡上的一颗枝叶繁茂的大树下坐着几个人影。老白的警卫员眼尖，欢叫一声：吴主任！他们也看见我们，都站起来朝我们走来了。我们走过去，老白把草帽向大树底下一扔，解开领扣，坐在树根上，举手指向山下问吴涛：“这是什么地方？”苏梅细哑嗓子抢着说：“铁炉子，后七村的堡垒村，那条道直通大庄科据点，能走汽车。”说完扭头望着山地的东边大岭说：“岭东还有一条大道通山南泰陵、长陵据点。北至大庄科、永宁，是伪满的战略公路。”老白急问：“这些地方驻多少敌人？装备和战斗力怎样？”苏梅眨巴一下眼皮说：“一个团驻永宁、大庄科。关于敌人情况，老吴比我知道具体，请老吴先给你汇报汇报。”吴涛胖胖的白净脸，文质彬彬象个老夫子，和老白在中国大学是同学，沈阳人，蒙古族。白乙化是满族，辽阳人；苏梅汉族，庄河人。我们都是辽宁省籍。吴涛今年四月带三营进入后七村，不久前攻克塞外重镇独石口，打败了蒙古旗兵。他看着老白有节奏地说：“这一带敌人兵力，主要是伪满洲军第二旅卅五团，装备好，弹药充足，受过日本人特殊训练。团长阎冲锦州人，骄傲自负，是平北各县伪政权的太上皇。我军来后，他对后七村多次围攻扫荡，把延庆划归他的管辖范围，人民受到涂炭，损失巨大。我们曾通过关系做他的工作，但收效甚微，看来不用武力教训他，光讲大道理是行不通的。他把家眷也带来了，两个孩子在北平念书。卅五团团部在永宁，兵力分布在永宁、四海、大庄科、琉璃庙等地。永宁是一个营，轻重机枪七挺；大庄科一个营，其中有日本人；四海有步兵连和骑兵连，迫击炮两个，轻重机枪六挺，弹药装备都比其他连好，战斗力也强。各营附近都有几个据点，驻讨伐队。延庆县城驻伪蒙疆独立混合旅团骑兵一个大队二百多人，日本军三十多人，柳沟骑兵二十多人，自卫团六十多人，宝山寺